

黛玉日記



07.41

● 續情 著 ● 严仁 整理

廣州文化出版社

黛玉日记

绮情著

严仁整理

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广州市环市中路209号4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2插页 6.75印张 13万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 7-5431-0029-0

I·3 定价: 2.30元

目 录

序	1
一、 离家远出本不该，寄食他人实可哀	4
二、 宁荣二府竞奢华，钟鸣鼎食盛世家	9
三、 宝玉赠字何认真，初见犹如故旧人	14
四、 既生宝钗何生黛，金玉匹配埋忧患	20
五、 品格孤高晶莹雪，袭人媚主僭逾越	26
六、 秦可卿沉痾悲戚，会芳园演戏寻欢	28
七、 闻父病归心似箭，谈聚散宝玉伤情	30
八、 重入京泪眼相向，赠锦囊报茯苓香	37
九、 钹香囊情闹别扭，沐皇恩游大观园	39
一〇、 戏言引出谈禅语，自恼恼人究为何	44
一一、 姐妹入住大观园，宝玉草就四时诗	51
一二、 我是多愁多病身，你是倾国倾城貌	55
一三、 依今葬花人笑痴，他日葬依知是谁	59
一四、 砸玉斗嘴为哪般，皆因道士妄议婚	67
一五、 宝玉频呼好妹妹，余死他作和尚去	72
一六、 放心两字值千金，自此相思病愈深	76
一七、 赠巾贻帕为引线，一缕芳魂系怡红	82
一八、 多愁被誉潇湘子，呈才魁夺菊花诗	86
一九、 绮言艳曲移情性，失口竟成酒令词	96

二〇、渔翁渔婆错比拟，挑灯吟作风雨夕	102
二一、聪明孤苦更堪怜，悉心授诗与香菱	106
二二、共议西厢泪未干，问孟光几时接案	110
二三、琅玕节过谨提防，天上人间两杳茫	113
二四、要言欲语又迟疑，频询病况实堪思	124
二五、飘萍断梗难为生，终身大事托谁人	127
二六、紫鹃试言宝玉痴，情潮迭涌难自己	131
二七、天涯落拓遇慈人，慰此孤零寂寞心	135
二八、早知如此挂人心，悔不当初不相识	138
二九、开筵射覆逸兴飞，光阴过隙亦堪悲	140
三〇、焚香拜祭五美吟，睹物思乡不了情	148
三一、感身世作桃花诗，伤春景填柳絮词	152
三二、流光易度又中秋，欢愉胜会不常留	158
三三、俏晴雯归离恨天，痴公子撰芙蓉诔	164
三四、终身未定病益重，宝玉掏心惊恶梦	172
三五、草木无情犹并蒂，华年增长待知音	179
三六、惊闻宝玉营鸾凤，立意自戕此弱身	186
三七、弱水三千饮一瓢，知心人语解疑团	190
三八、灵通失异端骤起，元妃丧贾府传悲	195
三九、金玉良缘终议定，此身立誓向黄泉	199
四〇、春花秋月已无分，痛焚诗稿断痴情	203
后记	208

序

忆余丙午识绮情君，亟慕其风度温雅，灿若春花；与之语，豪爽有侠气。然赋性多情，工愁善病。喜读《石头记》，每于无人处，辄自泪下，其一往情深，直欲为书中人担尽烦恼也。余戏谓之曰：“使子化身黛玉，宁有泪干时耶？”相与一粲(càn，露齿而笑)。厥(jué，其)后伯劳春燕，各自东西，而绮情固无日不历是情场，受尽磨折矣。今夏始束装返里，避暑于钝园之西偏。余亦蛰居多暇，互相过从。见其案头草稿一束，题曰《黛玉日记》，余甚讶之。绮情知余意，笑向余曰：“子有疑乎？此殆(dài，大概)余读《石头记》而不能忘情者也。子昔谓我化身黛玉，泪无干时，今其验否？为我遍告世人，幸无嗤为多事。”余曰：“嘻！狂奴故态，雅自可怜！愿附片言，以晓读者。”

戊午仲夏黄梅吴醒亚 识

吴醒亚题词

篆烟微袅竹窗明，细数闲愁合泪倾；
乍见穿帘双燕侣，剧怜孤客一身轻。

离魂不断江南梦，密绪空求并蒂盟；
听罢杜鹃声彻耳，携锄悄自葬残英。

昼长无奈惹情长，憔悴形骸懒理妆；
问病有时承软语，慰愁无计热心香。

思深更妒他人宠，疑重翻憎姊妹行；
倦听蝉鸣声断续，自拈裙带自商量。

秋来何事最关情，残照西风落叶声；
静对婵娟怜素影，藉题芳菊托丹诚。

孤鸿久渺乡关信，檐马无因向夜鸣；
怅抱幽怀谁共诉，隔墙风送笛声清。

风乱竹声雨洒蕉，潇湘馆内黯魂销；
情丝紧缚如新茧，愁绪纷纭似怒潮。

愿化轻烟同紫玉，难忘爱水渡蓝桥；
此身泾渭凭谁定，一死方知柏后雕。

余生不辰，命途多舛(chuǎn, 错、违背)，奇胎堕地，即带愁来。绣阁生涯，强半消磨于茶铛药灶中。迄慈母见背，家境凄凉，余之身世，益无聊赖。今忽忽十有一龄矣！疾病忧愁，咸逐年华而俱长，荏弱之身，那堪禁受，恐不久将与世长辞。夫红颜薄命，千古同然，余何人斯，能逃此劫？惟念一生所遭，恒多不幸，若就此赍(jī, 抱着)恨永逝，不甚可悲！尝见古之闺阁名媛，于忧伤无告时，恒寄情纸笔，传之后世，虽其身已死，而其名长留；后人见其墨迹泪痕，莫不为之临风追吊。余不材，窃欲效之，然素性疏懒，旋作旋辍。今者遽(jù, 急；骤然)与吾可爱家庭别矣！此后忧患烦恼之袭余也，必较前益甚，乃不得不奋余弱腕，以完余素志，苟遇可记之事，余必记之。今后余之寿命有几何，余之笔记亦有几何。唯余每一拈管，即觉愁丝一缕，紧绕余之笔端，恐所记亦只有一幅血泪图耳！后之读余文者，其亦为余临风追吊否耶？余不知也。

一 离家远出本不该 寄食他人实可哀

夕阳西下，倦鸟投林。长堤衰柳千树，受斜日余光，惨红如血。秋风吹之，叶簌簌堕。江上帆樯如林，乘风而驰，欸乃之声，与芦岸渔歌争相应和。此余离家赴京时也。时余方伫立江干，树影扶疏，罨(yǎn, 网)衣袂作冰兰之纹。余父默立余旁，一双枯瞳，欲泪不泪。余知老人心伤矣，心中酸楚，几失声而哭。然犹力自遏制，盖恐余哭，愈增余父之痛。余自襁褓以至于今，本未尝一日离余父；阶前斗草，篱下蒔(shì, 栽种、移植)花，余父恒引为笑乐。不谓未为反哺之鸟，遽作离巢之燕。此后承欢菽水，更有何人耶？况余父年已老，尚无子嗣，而环顾族中，支庶亦不甚盛。即有之，亦非亲支嫡派。余远去，余父对景凄凉，必愈增宗嗣之感。余尝思造物生人，与其禄者，必靳(jìn, 吝惜)其福。即以余父论，官至御史，且承勋爵之后，贵显可谓至矣！然伯道无儿，庭帙岑寂，岂非人生一大缺憾哉！余父夙好读书，终日尘首伏案，不以为苦，年二十余而娶余母。余母性情温和，与余父情好极笃，于归六年，始生余。余生而多病，计一岁中，为二竖所虐之日，可得半数；三龄时曾遇一疯僧，谓余非皈(guī, 归)依佛门，终必无幸。不经之谈，余父固未之信，然余自此乃益形孱弱。其时余母，复获一子，顾未三岁即殇，因是余父母爱余益笃，直不啻擎珠掌上。余秉性颇不愚钝，虽年仅数龄，而知识已开，几欲举世间千愁万

恨，一一贮之余心；积恨既多，欢情日减；璇闺无事，只有锁其纤嫩双眉，临风长叹而已。余父见余萧索之状，尝引为忧，语余母曰：“此女过慧，非福也。”因延师教余读，意欲借诗书以陶余性。不谓余既读书，思虑之萦扰余心，乃较前益甚。未几，余母又弃余长逝矣。时余才六龄耳。以六龄之幼女，忽丧其亲，天下伤心事，孰过于此？忆余母病危时，握余手而言曰：“吾儿，吾去矣。吾一生所出，仅余汝一人。余死，他无所恋，最痛者汝耳。愿善事阿父，勿念我也。”言已而逝。嗟夫！此言一入余耳，乃令余终身不忘，即今思之，犹如昨日事。然而墓木已拱，衰草萋迷；七里山塘，但有断坟三尺，存于斜阳夕照中而已，宁不痛哉？！余父自余母没后，抑郁寡欢，既伤伉俪，复悯孤雏，长日但埋首书卷间，以求万一之排遣；及入宦途，案牍劳形，益乏兴趣；得闲，惟携余徘徊于残月晓风中。父女相依，至无聊赖。忽忽至今，已度五个萧晨矣，而余遂亭亭如成人。余年既长，一切忧患，亦追踪而至。质言之，余自堕地至今，与余周旋者，惟有疾病忧愁四字耳。迩年来，尤有一事，令余厌恶：凡见余者，莫不啧啧称赞，谓余容华绝代，直为世界第一之美人。尝有一次，余闲行市上，环余舆而行者数十人，几欲将古今所有美人之名，一一加诸余身。实则余揽镜自视，亦不过平常耳。且人生而为女子，已属不幸，再益以颜色，尤为不幸中之不幸，余又何贵有此容华哉？……方余作此遐想时，斜阳已匿山背，隔岸炊烟四起，微风吹之，散为暮霭。回顾余父，双袖龙钟，偷挥老泪，惨然语余曰：“吾儿，汝此行，吾心颇慰。外祖母老益慈祥，爱汝必如汝

母。惟汝病量日增，吾不能亲为汝疗治，不无耿耿耳。”余闻语，心益酸，哽咽应曰：“儿去，当自为调护，以释父忧。然父迹亦衰颓，此后晨昏定省，更有谁乎？儿身栖异地，梦绕家山，千祈保重。”余父曰：“儿毋忧。苟南中有便，当时以书来。尤有一言告汝：贾府人多而事杂，务谨慎自爱，处处留心，勿令人轻视汝也。”言次，舟子频促登舟，余父乃扶余下舱，且行且搵(wèn, 揩拭)其泪。余欲觅一语以慰余父，而方寸已乱，竟不可得；良久，始含泪曰：“父，儿去矣！待到明年此日，当遄(chuán, 速)归视父也。”余父微颌其首，褰衣登岸，回顾余曰：“到京后，务以书告我也。”余敬应曰：“诺。”“诺”字一出，余泪如雨下；一回首间，杳杳家门，已没于苍茫暮色中矣。

余赴京，实余外祖母所召。外祖母，系出金陵史家而归于贾氏，即世所称史太君也。贾氏为金陵巨族，钟鸣鼎食，赫赫有声势，凡过石头城下者，莫不知有贾府焉！其祖先均贵显，至宁荣二公，分为两支。宁公死后，其子代化袭官，生两子，长名敷，已夭；次名敬，好修炼，不理家务，生子名珍，孙名蓉，即今居宁府者是也。荣公死后，子代善袭官。代善，余外祖父也，已早逝；生有二子，长名赦，即余大舅父；次名政，即余二舅父。大舅父为人平静中和，现袭官家居，生子琏，年已冠，小有才，现襄理荣府家政。二舅父，方直端正，酷好读书，朝廷因爱其才，特赐以主事之职，今已升至员外郎；早年获一子，名珠，年末二十而卒；次生女，名元春，因贤孝才德，已选入宫中；越年又生一子，一落胞胎，口中即衔彩玉一枚，并镌有字迹，因是取名

宝玉。聪明灵慧，俊秀温柔，惟不喜读书，但喜与姐妹行厮混，故二舅父不甚爱惜，而外祖母则视若性命，今闻已十余龄矣。余父尝告余，谓此子诞生，实至奇特，其为龙为蛇，全视贾府气运何如。若能改其旧性，承阿父诗书之业，或犹可为顶天立地男子；否则，不过酒色之徒耳！不独余父持论如是，凡闻此事者，亦莫不云云如是。若以我思之，其人既衔玉而生，必秉有天地清明灵秀之气，收局或不至趋于恶劣。然此亦不过余揣度之词，必俟亲见其人乃能定之耳。

余在舟中，至为闷寂。与余同行者，为余师贾雨村先生。先生湖州人，文章经济，冠绝一时；初亦甚贫窶（jù，穷），继得亲友扶助，得官某县知县，虽才干优长，未免贪酷，且恃才侮上，易招尤怨，未一年，被参革职，仍旧担风袖月，作个游人。某年至扬州，余父闻其名，特聘为余师，谆谆教诲，至为尽力。余今日得握笔作此笔记，亦实食先生之赐也。此次因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遂要求余父，转央余舅氏。余父感其教女之恩，允之，故使附余舟而行。此后余深入侯门，彼浮沉宦海，师生之谊，至此乃断，余心伤矣。

舟行可月余，沿路荒洲芦荻，盈于两岸，秋风撼之，萋萋作响。每于夕阳西下时，但见水鸥队队，逐斜日而飞。入夜，则闻鹤唳长空，猿啼山谷，一种凄凉之象，使人愈增思家之感。余自出世至今，本未尝一日离余家。方余幼时，余母襁抱提携，殆如形影相随，不可须臾离；及余入校，苟一刻不见，亦必使人问之。满谓母女相依，将可生生世世；孰料余母竟先余而逝！又孰料余母逝后，弱质零丁，犹须奔此

千里长途耶？夫天下最可怜者，莫过于无母之孤儿；若以无母孤儿，而寄食他人宇下，尤为至惨之事。余一身乃兼而有之，则余之可怜，直可冠绝千古。余此行，本非余心愿，特以外祖母之命，情不可却。且余父年已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余又多病，年纪尚小，上既无亲母教养，下复无姐妹扶持，此去依傍外祖母暨诸舅氏姊妹，或可少减余父内顾之忧。然而家园大好，遽尔长离，惜别之情，何时可释？故余舟进一尺，余之痛苦，即加增一度，所谓心随流水又回头也。

与余同舟者，尚有仆妇数人，皆贾府所遣以侍余者。实则彼等食用，较余犹为奢靡。往昔余母常告余，谓贾府奢华，为近世少有，余颇不相信。今观此三等仆妇，尚且如此，等而上之，更何待问？余此去又堕入绮罗丛中矣！余甚不解官宦之家，何苦必以奢华相竞尚？若以余思之，则以俭朴为佳，否则子孙咸习于纨绔，一旦失势，未有能保其旧业者。此富贵之后，所以易于式微也。虽然，此余一人之见也，又乌足以语他人哉？！

二 宁荣二府竞奢华

钟鸣鼎食盛世家

舟既抵京，余师先持刺往谒余舅。余舅闻余至，即命肩舆迎余。余惘然乘之往。沿途街市繁华，人烟稠密，首都气象，毕竟不同。既而至一巨宅前，雕楹玉碣（xì，柱脚石），绣栊（ér，斗拱）云楣，门首悬“勅造宁国府”五字，始知此乃外祖长房也。过此往西，又见与此相似一宅，文槐（pí，屋檐前板）镂槛，青琐丹墀（chí，台阶），翬（huī，疾飞）飞鸟革，霞蔚云蒸，则荣国府是也。门列三间，石狮矗立，华冠美服，列而坐者十余人。余侪（chái，同辈）均由偏西门而进，走约一箭远，另易衣帽周全小厮数人，肩舆而入。至一垂花门前，小厮均退去，佣媪争前掀帘，扶余下轿。既入垂花门，见有穿堂一间，中置大理石屏风一，转过屏风，则有三间厅房，厅后即为正房大院；正面上房五间，峻宇雕墙，丹楹刻桷，构造极为华丽；西边穿山游廊，中悬鹦鹉画眉等鸟雀。阶前环坐丫头数人，见余至，群起笑曰：“适老太太犹念，不图竟至也。”余此时寸心忐忑，至为不宁，思贾府人多如此，余又为蓐生之人，谁为长辈，谁又次之，余皆不知；万一称呼有误，宁不为他人讪笑？思时，已闻人呼林姑娘至矣。余既入室，见两人扶一鬓发如银老太太出。余知此必外祖母矣，方欲下拜，已被外祖母抱入怀中，号啕大哭。余亦不禁泪落如绠，即室中侍立之人，亦无不泣下。良久，始被他人劝住。外祖母乃指一人告余曰：“此汝邢大

舅母也。”年可五旬，貌甚忠厚；又指一人曰：“此汝王二舅母也。”年约四十余，于忠厚之中，又略露精明；又指一人曰：“此汝珠大哥媳妇珠大嫂。”端庄凝丽，毫无轻薄态。余均一一见礼。少刻又见丫鬟奶妈，拥三女郎至，其一名迎春，大舅父姨娘所出也，肌肤微丰，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其次名探春，余二舅父庶出也，削肩细腰，修眉俊眼，亭亭玉立，顾盼神飞；其三名惜春，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则宁府敬舅之女、珍兄之妹也。相见既毕，各叙寒暄。外祖母复询余母如何得病，如何请医，如何送死发丧，余均含泪告知。外祖母曰：“余一生所出，最爱者唯汝母，不图今竟先我而逝。南北相睽，不能一面，余欲不痛，又焉可得？”言已，复握余手而哭。

此时众人见余身体孱弱，即知余必常病，因问余服何药，如何不速治愈？余叹曰：“吾向来如是，自能进食时，即与汤药为缘，不知经多少名医，迄未见效。忆余三岁时，曾来一疯僧，谓吾病欲愈，非自今以后，不闻哭声，不亲外戚不可。当时闻其言者，均未留意，而余病遂亦无已时。今日所服者，乃为人参养荣丸。”外祖母曰：“佳，此间正配丸药，嘱彼等多制一料可矣。”

语次，忽闻后院中笑曰：“我来迟矣，不曾迎接远客。”余闻语一愕，思室中人均敛声屏气，此为谁，乃放诞若是？方昂首间，已见媳妇等拥一丽人至：年可二十余，彩绣辉煌，恍若仙子；漆黑之发，绾作八宝攒珠髻，戴以珠钗，光辉灿然；螭螭（qiúqí，天牛的幼虫，白色）之颈，围以赤金盘螭纓络圈；衣缕金百蝶穿花云缎袄，罩以五彩刻丝石青银

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丹唇微绽，两颊之上，尤时时现为浅笑；至其双眸，则非吾笔所能形容，方其深思时，其黑如漆，及其笑时，则又如秋水微波，使人心醉。余猝不知为谁，但立起迎之。外祖母笑曰：“汝不知彼乎？彼乃吾家有名泼辣货，尔但呼以凤辣子可矣。”语出，众均失笑。余茫茫不解所谓，众姐妹曰：“此琏二嫂也。”余始恍然，乃琏二哥之妻，即二舅母之内侄女，幼时充男儿教养，学名王熙凤，为人敏于多才，现方襄理家政；既见余，即凝其剪水双眸，向余审视，笑曰：“天下竟有此等标致人物，吾今日始见矣！况其通声气派，竟不似老祖宗外孙女，乃似嫡亲孙女，诚无怪老祖宗日悬念不置也。”言已，又携余手，询余已几岁、上学否？在此不必忆家，任需何物但告我，仆妇如有不周处，亦须明言。余笑谢之，时丫鬟已以茶果进，凤姐一一周旋，复遣人收拾余之行李，安置同来仆媪。一若荣府诸事，须其一肩承担者，为状亦云劳矣。

茶毕，大舅母携余往见舅父。既出穿堂，至垂花门次，则有油碧之车，候于道左。吾侪乘之出西角门，往东过荣国府正门，入一黑油大门内，至仪门前。大舅母携余下车，进入院中。余知此处必荣府花园划分而来。再进，则为正房，兰宫秘宇，绮栊雕堂，虽不及荣府轩峻壮丽，然亦别致可观。且院中花木葱茏，亭台幽胜，尤使人悠然动出世之想。既入室中，姬妾丫鬟争出引导。大舅母一面让余坐，一面命人往书房请余大舅。比侍者返，谓大舅云“连日身体不佳，暂勿相见。”余知大舅此语，实为托词，盖恐见此孤雏，愈

增惆怅，故不如不见也。坐未久，余即辞出。既入荣府，仆媼导余往东转弯，经过穿堂，至仪门内，见有五间正房，两边厢房，四通八达，轩昂壮丽，与外祖母处不同。余知此必正内室。入堂屋，见有巨匾，上书“荣禧堂”三字，又有银字乌木联牌一幅，上书：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

笔力矫健，不可多觐（gòu，遇见）。偏东又有耳房三间，则大舅母居坐宴息处也。室中陈设，至为华丽。临窗陈大炕一，铺以猩红洋毯。炕侧设梅花式洋漆小几，炕前一溜四张楠木椅，盖以银红撒花椅搭。两边又有一对高几，几上瓶花茗碗俱备。余乃择东边椅上坐下，见室中丫鬟服饰美丽，竟不下于帝王之家。于时又有红衣丫鬟，含笑而至曰：

“太太请林姑娘往彼处坐。”余闻语，即随老嬷往东廊三间小正房。房内陈设亦佳。二舅母方坐西边炕上，见余至，即往东让。余知此必二舅父坐位，因移身近舅母坐下。舅母抚余肩曰：“吾知汝今日必欲一见舅父，不期彼在城外斋戒去矣，俟来日再相见可乎？”余曰善。舅母又曰：“吾尚有一语告汝。吾家姐妹三人，性情均极温和，以后相处一处，或不患齟齬。惟吾尚有一孽根祸胎，不啻家中混世魔王。汝以后万勿与之近，即姊妹行亦不敢沾惹。”余闻语即知为宝玉，因应曰：“舅母所云，得勿为宝玉表兄乎？儿尝闻母亲告我，表兄性虽顽憨，而待姊妹极佳。儿来当然与姊妹同处，兄弟自另居别室，即欲沾惹，又焉可得？”舅母笑曰：

“汝尚不知！彼非他人可比，自幼因老太太溺爱，无人敢管，致举动痴顽，日甚一日。若姊妹行不与亲，犹可安静；

若与多交一语，即如中狂易，一时甜言蜜语，有天无日，疯疯癫癫，不知生出多少事。故我告汝，慎勿稍假颜色也。”余笑颌之。

余与舅母酬应之语，至此似已告终，舅母遂携余由后廊出西角门，见有南北甬道一条。倚南为倒座三间抱厦，小巧精致。北面立一粉油大影壁，后有小屋数椽，雕梁画栋，极为美丽，夕阳映之，乃作朱红之色。舅母笑指曰：“此凤姐居也。汝以后苟需何物，可来此间问彼。”余曰诺。过此为院门，总角小厮咸垂手侍立。舅母携余过东西穿堂，即为外祖母后院。进入室中，则晚餐已备。外祖母踞榻独坐，两侧陈四空椅。凤姐即推余而左第一椅坐。余推让再四，始入席。同席者为迎春、探春、惜春等姐妹。凤姐等则于案旁劝让。丫鬟各执拂尘、漱盂、手帕，屏声静气，环立于旁。一种富丽堂皇之状，为余平生所仅见。饭毕，各就丫鬟手中盃漱，进以浓茶。余家向例，饭后必过片时，方可进茶，盖恐有伤脾胃。今既来此，不得不与众相随。茶毕，舅母等相继退去。外祖母呼余近前，询问余现读何书。余一一告之，且问姊妹学问若何？外祖母曰：“安有学问，不过识字耳。”